

冷眼看加拿大的大選

林岩哲

一 楔 子

加拿大是糅合美國聯邦制度和英國內閣政府的國家。雖然加拿大的聯邦制度更改了美國的聯邦主義，將剩餘權歸劃為中央聯邦的權限，而在政府組織方面却完全沿襲了英國的內閣制度。國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參議員由內閣提名，經總督任命，任職終身。惟國會之實權在於民選之眾議院。內閣由眾議院之多數黨所產生，對眾議院負責。根據加拿大的法律規定，內閣與眾議院議員之任期，如同英國，亦為五年。加拿大前次的大選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到今年（一九七九）七月八日屆滿五年，應再舉行大選。惟通常的慣例是在眾議員任滿四年之前後，內閣選擇適當時機，宣告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以決定內閣是否繼續留任。

原早在去年初（一九七八）卽盛傳杜魯道將於去年夏季解散國會，舉行大選^①。但是杜魯道却延遲至今年三月廿六日方解散國會，並擇訂五月廿二日舉行全國大選，所以此次大選可謂是等待已久的一次大選，也是一九三五年以來，加拿大歷屆內閣中惟一屆滿全任期之後的一次改選。雖然杜魯道一反加拿大的慣例，拖延大選日期，在其內閣屆滿任期之前，推出新政策，表現新作風，以便產生贏得大選之因素，但是在五月廿二日的大選中杜魯道所領導的自由黨仍然慘遭敗北。本文之主要目的，卽欲對此次加拿大大選之選前各種問題與選後的結果，作一分析，並且進一步展望今後加拿大內外政情的可能發展。

二 從杜魯道狂熱到杜魯道恐懼症

無可否認的，在今日西方民主國家的行政首長當中，杜魯道是連續執政最久的一位政治領袖。杜魯道從一九六八年四月廿日繼皮爾遜之後，接任加拿大內閣總理以來，迄今年四月爲止，其間經過三次的大選，得連連獲得執政，已整整有十一年之久。猶憶一九六五年杜魯道初上加拿大政壇之時，正當所謂青年才俊之年。當時的杜魯道一表人才，風流倜儻，加上辯才，無礙肆應各方，不知風靡了多少加拿大的年輕一輩，掀起了舉國的一股「杜魯道狂熱」(Trudeumania)。所以經過短短兩三年的政治生涯之後，杜魯道終於能夠從皮爾遜手中接下了自由黨黨魁的寶座，也以壓倒性的勝利，榮登了總理之位。

然而十一年後的今天，加拿大的國內外情勢已物換星移，時過境遷。當年杜魯道初掌政權時之盟國政治領袖，在美國是詹森總統，在法國是戴高樂，在英國爲威爾森；如今前兩位早已作古，威爾森已隱退在英國貴族院裏，而杜魯道本人也已屆望耆之年。十一年的時光，對一個人的一生而言，不能說是一段短暫的歲月。今天的杜魯道已不復是當年青年才俊的杜魯道。同樣的，當年多少迷醉拜倒在「杜魯道狂熱」中的年輕一輩，也不再是年輕的一輩，他們眼前現實的生活問題，無法使他們繼續憑空追求理想。更何況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潮流已衰退。在七八十年代交替的今天，保守主義之浪潮已逐漸從世界各地回流。即使杜魯道能夠通過這次大選的難關，繼續領導加拿大走上八十年代，其前程也將是荆棘重重，殆可預料。

固然，十一年的歲月，變化萬千，杜魯道不可能一直是松柏長青，而更令他惴惴不安、嗒然若喪的是，他個人近二三年來的遭遇的確非常坎坷多舛。首先是杜魯道的美麗嬌娘與他仳離而去，嗣并推出「情理之外」(Beyond the Reason)一書，其中充滿緋聞艷事，成爲世人茶前飯後的話題。隨着內閣親信一再與杜魯道齟齬，竟有多至九位相繼掛冠求去。偏偏此時此際，加拿大騎警醜聞，東窗事發，杜魯道成爲衆人交相指責的目標。凡此接二連三的事故，可以說是杜魯道近年流年不利之處，也在在顯示了杜魯道在政壇日薄崦嵫之境。

平心而論，杜魯道執政十一年，對加拿大的內政與外交確有不少的建樹。我們知道，加拿大是英法二元民族文化的國家，但是彼此之間並非完全平等融和，法裔和法語一直屈居於英裔與英語之下。自杜魯道上台之後，許多法裔隨着杜魯道來到渥太華入閣。接着杜魯道制訂通過了官方語言法案，使法語同英語同樣成爲加拿大的官方語言。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杜魯道力謀脫離英國的影響，使加拿大循獨立途徑發展。特別是社會福利制度最具成效。到過加拿大的人無不讚賞加拿大社會安定與居民之福利享受。此外，死刑的廢除，離婚與同性戀法律的改善等措施，也是在杜魯道任內所促成。所以在他就任總理十週年紀念日的記者會上，他自豪地表示，當初在一九六八年競選時，他說他要領導加拿大成爲一個「公正社會」(Just Society)，而這十年來，他已使加拿大走近了「公正社會」的境界②。

至於外交方面的成就，杜魯道加強了加拿大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減低對南非的新投資，並且多次爲聯合國派出維持國際和平

註②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3, 1978, p. 2

的部隊，使加拿大獲得美洲的「北歐國家」之美譽。自然，加拿大與陸鄰的美國之關係，在杜魯道領導下，獲得了進一步的加強，尤其是在卡特總統上任以後。所以美國副總統孟岱爾曾稱讚杜魯道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無價之寶」^③。

事實上，多數加拿大人，甚至與其敵對的保守黨人士也都承認，杜魯道是當今加拿大最精明能幹、最有誘力的領袖。最近加拿大廣播公司曾作過一項民意測驗，問起那一位政黨領袖最有能力解決加拿大當前的重大問題時，百分之三十八認為是杜魯道，百分之十四點九選擇保守黨的柯拉克，百分之八點八選新民主黨的布勞班特(Edward Broadbent)；在問到那一位是最有誘力的人時，百分之四十七點二選杜魯道，百分之十一點一選柯拉克，百分之七點九選布勞班特^④。由此可見，杜魯道在當今的加拿大人心目中仍然是最有資格領導加拿大的一位領袖。

不過杜魯道今日所以遭受到加拿大人的背棄，固然是由於加拿大近年經濟衰微不振，通貨膨脹，加幣貶值，失業率增加，加上魁北克分離運動等原因，但是杜魯道本人的個性與作風亦為重要因素。杜魯道個性倔強、冷漠寡情、傲岸不羣，剛愎自用。所以有人說：「杜魯道不知道自己僚屬有多少個子女。甚至其僚屬妻子有病，他也不致關懷問候。」^⑤杜魯道本人也承認這一點。他說：「我發現這項工作最大困難之處在於應付人們。我想這是我個性上的瑕疵。」^⑥因此十一年來杜魯道執政的結果，獲得傲慢的一人制政府的別稱。

加拿大人對杜魯道懷着這種又愛又惡的交錯感情，終於在一陣「杜魯道狂熱」過後，併發了「杜魯道恐懼症」(Trudeau-phobia)。^⑦「只要不是杜魯道，任何人都可以」(Anyone but Trudeau)成了這一次大選中打擊杜魯道的一個口頭禪。這也是任何人在十年前所料想不到的結局。

三 揀到便宜的柯拉克

如前所述，杜魯道執政已有十一年，而從一九三五年迄今的四十四年間，除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之外，加拿大的政權一直為自由黨所把持。雖然當一九七〇年杜魯道以鐵腕作風，採取緊急措施，鎮壓恐怖主義的作亂時，曾誇口說：「等着瞧我的」(Just watch me)，但是這些年來，加拿大人已瞧煩了杜魯道和其自由黨政府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已不再覺新奇。以往狂

註③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5, 1978, p. 3

註④ *The Guardian*, May 1, 1979, p. 7; see also *Financial Times*, April 25, 1979, p. 5

註⑤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7, 1978, p. 14

註⑥ Quoted in *Ibid.*

註⑦ *Ibid.*, May 16, 1979, p. 2

熱漸冷卻，人心自然漸思變。所以在這次大選前夕，多倫多地球郵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曾這麼寫道：「不要相信杜魯道他說會作什麼，他就會作什麼。對於柯拉克，不要相信他說他會作什麼，他就能作什麼。」^⑥這確是一句萬分中肯的說詞。如果了解柯拉克的爲人與出身背景，就可知道，今日柯拉克所以能够從杜魯道手中接上總理寶座，與其說是由於他本人的力量，毋寧說是杜魯道的失寵和自由黨的過久把政幫了他的忙。

柯拉克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出生於西部亞伯達省的高河鎮 (High River)。他幼年受洗時的命名爲查爾斯·裘瑟夫·柯拉克。一般皆以裘·柯拉克稱之。其綽號爲陰魂不散的柯拉克 (Long-Haunted Clark)。

柯拉克祖父和父親皆以經營新聞週刊爲業。柯拉克雖於青年時在其父的「高河時代週刊」社擔任過新聞記者，報導體育新聞，後來也在卡加立前鋒報 (Calgary Herald) 和艾德蒙頓雜誌 (Edmonton Journal) 兼過差，但他自小熱衷於政治，並未繼承祖先衣鉢。十六歲即加入保守黨，曾擔任過保守黨學生聯盟主席和加拿大政治青年會主席。在大學時代，除英文和大衆演說兩門課程外，柯拉克之其他成績平平。一九六一年自亞伯達大學畢業，獲得歷史學士。隨後入哈里法克斯的達蒙西大學 (Dalhousie University)，攻讀法律。但一年後，柯拉克即輟學，回到亞伯達大學擔任短期講師。

柯拉克正式參與政治活動始於一九六七年。是年他擔任新任保守黨黨魁史丹費德 (Robert Stanfield) 之行政助理，同時參加競選衆議員，惟未獲成功。三年後，回到亞伯達大學，完成了政治學碩士學位。一九七二年柯拉克在洛磯山選區再度出馬競選衆議員，終獲當選。一九七三年六月與小他十二歲的麥克蒂兒 (Maureen Anne McTeer) 結婚。婚後夫婦倆一直感情甚篤。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柯拉克出人意外登上保守黨黨魁寶座，這固然與保守黨最近連續三次大選失利有關，但夫人之全力助選，其功亦不可沒。柯拉克夫人爲推展女權運動之健將，亦爲柯拉克之得力政治助手。她曾說過：「裘和我同心協力工作，有如一團隊。」所以此次大選，夫人隨夫婿到處奔走演說，助選甚力，柯拉克終於能够贏得了這次的大選。

柯拉克自稱是一個馴良的人 (a tame man)，只要有事求於他，他終能予以擺平。他說：「一旦人們認識了我，他們就會越喜歡我。」過去進步保守黨內部派系分歧，常因私人恩怨而形成內部分裂對立之局面。由於柯拉克一直從事黨務工作，長於組織，精於協調，善於緩和對立紛爭，所以能够在內部分歧的進步保守黨中脫穎而出，爲進步保守黨多數人所信託，寄予重任。

貌相十足稚子氣的柯拉克，有如當年的卡特，是在反政府氣氛中冒出一匹黑馬。他出身平庸，籍籍無名，過去一直鮮爲人所知。柯拉克初出任進步保守黨黨魁時，加拿大第一大報多倫多星報曾以第一版大標題：「裘，誰？」 (Joe Who) 來報導消息，可謂諷刺十足。自然，兩三年後的今日柯拉克可以反諷該報說：「那報是什麼名字？多倫多的什麼？」 (What's the name of that paper—the Toronto what?)。不過批評柯拉克爲人的人，說柯拉克確是名符其實的馴良人。他不像杜魯道有堅強

註⑥ Quoted in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1979, p. A25.

的個性，他也沒有自己強勁的思想。他很少舉行記者招待會，接受記者的訪問。就像卡特一樣，對事往往缺乏決心；對於問題又往往沒有確定的答案。加上柯拉克沒有杜魯道的智慧，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經驗，「裘，誰？」成爲取笑柯拉克的口頭禪。尤其在今年初，柯拉克爲吸取國際事務的經驗，就像五月新娘，迫不及待地儼然以未來內閣總理的模樣，率團出國訪問。其結果，弄巧成拙，貽笑友邦，成爲自由黨諷刺進步保守黨的題材。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⑧：今年一月七日到十一日，柯拉克一行到日本訪問。隨後飛往印度。當柯拉克一行人抵達印度之後，才發現全部行裝遺落在曼谷，以致他們在印度的訪問活動都無法拍攝錄影。其後在十八日訪問約旦，在檢視加拿大派駐中東維持和平的聯合國部隊時，柯拉克庸闖不明地闖到操槍儀隊中，又成爲人們談笑的另一話題。

柯拉克這一連串的失態行爲，自然引起加拿大人懷疑他的能力，是否能執掌一國之大政。這也是當初保守黨人士一直憂心忡忡，深怕影響選局的這一點。所以在這次大選中，保守黨的全盤策略就是在如何防止柯拉克在大衆面前失態。當然，自由黨也在如何挽回杜魯道聲譽的策略中，針對柯拉克的這一弱點發難。所以自由黨唱出一個口號：「不要拿杜魯道跟全能的上帝比，只要跟其他競選者來比。」^⑩所幸柯拉克在這次大選中，謹慎從事，畢竟未負衆望；相對的，自由黨的選戰發難也就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次柯拉克贏得勝利，並不意味着他真正贏得加拿大的民心而衆望所歸，毋寧是因爲杜魯道衆叛羣離的結果。誠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位通訊員說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次的大選一直是一項反面的競選運動。如果杜魯道終能贏得大選，這將是因爲多數選民不願冒險去投給一位沒有經驗又未曾就事的柯拉克。如果是柯拉克贏得的話，這倒不是因爲多數選民支持他，而是因爲他們反對杜魯道使然。」^⑪所以柯拉克今日能登上總理的寶座，是從加拿人倒杜魯道之風中揀來的。

四 顧左右而言他的選戰

如果我們觀賞加拿大的國旗，愈看將會愈有一種感受，那就是旗面左右兩邊，各有一平行直下的粗紅條，中間夾着一片白色，使人有一種不通水火，兩雄並立，互爭雄長的感覺，中間白底上浮現着一片楓葉，葉尖支瓣鋸齒狀的各自伸展，又像是一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葉片。加拿大國旗給人的這種印象，正是加拿大國情的寫照。

的確，加拿大這個國家幅員遼闊，民族文化分歧，從立國以來，就孕育着分裂的種子。前總理荆威廉（William Mackenzie

註⑧ Se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 1979 p. 6

註⑨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79, p. A19.

註⑩ Geoffrey Godsell, "Time for Change in Canad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4, 1979, p. 5

(King) 曾說過：「有些國家有過多的歷史，而加拿大却有過多的地域。」(Some countries have too much history Canada has too much Geography) ② 從亞伯達省的油庫，曼尼托巴省的麥田，安大略的汽車工業，魁北克的水力發電，而到諾瓦斯哥夏省的漁業，各自朝着分離的方向走，阻撓着加拿大真正的統一。③ 早前英屬哥倫比亞想宣告獨立，或加入美國，成爲美國的一州；隨後，諾瓦斯哥夏省也有過脫離加拿大聯邦的打算；而近二十年來，魁北克的分離運動④ 如火如荼的展開，使加拿大隨時面臨分裂的威脅。

當初杜魯道所以能够來到渥太華，是因為他是法裔。加拿大的法裔抬舉他，爲的法裔忍聲吞氣了一百年，希望他能替法裔爭一口氣；英裔接納了他，爲的他能够平息魁北克人的負氣，以免發生加拿大的內戰。杜魯道也不敢忘懷人家對他寄以厚望，他說：「我想每個人的驅使力量都有他自己的各種理由，但是我的理由有兩點：一點就是把握住魁北克不會經由分離主義來脫離加拿大。另一是把握住加拿大不會有狹心胸來排擠魁北克。」⑤ 所以杜魯道來到渥太華之後，確實也不負當初的衆望。在渥太華，杜魯道身前後，多的是法裔隨同他進出；在官方語文上，英法文並行通用；魁北克解放陣線也告銷聲匿跡。

也許法蘭西子孫都有像當年戴高樂高呼魁北克萬歲的那種脾性，喜歡開政治玩笑。當法裔大量擁至渥太華，能够左右加拿大政局之時，魁北克人却安排了極力兜售魁北克獨立的魁北克黨出場，來主政魁北克省，這無異給杜魯道極大的難堪。無庸諱言，魁北克黨也不願坐失良機，首先推出使魁北克全法語化的一〇一法案，來爲魁北克的獨立鋪路，也嚇壞了魁北克境內英語系的公司行號，使他們紛紛遷出。接着又安排在今年秋季或明年春季舉行魁北克全民投票，以決定脫離加拿大，宣告獨立。這一來，可急壞了杜魯道。這些年來杜魯道無不爲防止魁北克的分離而心力交瘁，如今眼看魁北克的全民投票，勢在必行，加拿大的聯邦體制，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所以他在這次大選中，再三高聲疾呼：「忽視魁北克的分離主義，忽視加拿大的聯邦統一，那幾乎是出賣加拿大。」「今日惟有強勁有力的聯邦政府才能對付魁北克的分離運動。」

然而，多年來加拿大人已看慣了杜魯道談到魁北克問題時，那緊握右拳而折肱的激動表情，聽熟了那似乎是危言聳聽的警語。尤其在英裔看來，魁北克的離心並不是真的。最近的民意測驗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魁北克人贊同獨立。而且魁北克政府對獨立的态度最近也趨於緩和，只要求建立「主權聯合體」(Sovereignty association)，與加拿大各省共同成立一如共同市場的體系，並不是脫離加拿大而獨立。更何況「妾身不明」的加拿大憲法——英屬北美法案——對各省的求去也沒有限制阻攔。如果

註② Quoted by Joy Gerville-Reache, "Canada in Anguish Over Quebec Split,"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6, 1978, p. 4

註③ See Andrew H. Malcolm, "Canada's Separatists Are Not Only in Quebec," i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79, p. E3.

註④ 關於魁北克的分離運動，請參閱拙著「加拿大的隱憂——魁北克的分離運動」，刊於問題與研究，第十七卷第六期（民國六十七年三月），第五十八頁至第六十七頁。

註⑤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5, 1979, p. 2

有這麼一天，魁北克真的爲自由而戰，其他的省份只有無可奈何的揮一揮手，說聲再見，別的無能爲力。^⑭所以多數的加拿大英裔並不反對給予魁北克特殊的地位。^⑮魁北克的分離自然就不成爲這次大選中加拿大人所感興趣的問題。

事實上，今日加拿大人最關切的莫過於加拿大的經濟狀況。去年加拿大統一委員會 (Council for Canadian Unity) 曾作過整年全加拿大的調查，在今年初提出報告說，加拿大人關心經濟問題重於全國的統一。^⑯近年來世界經濟的不穩，影響到加拿大的經濟衰微不振。這確實是杜魯道自由黨政府的致命傷，也是杜魯道個人聲望每況愈下的主要原因。近年來加拿大的經濟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三點三，不及一九七四年的半數。財政赤字高達一百二十億美元以上。失業人數超過百萬人。當年杜魯道初上台時，也不過三十七萬五千人。而且通貨膨脹率，在十年前只不過百分之四，而今却高達百分之九點五。^⑰尤其加拿大的幣值一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下跌，即使動用了各種儲存貨幣基金，也只能起一時的穩定作用，財政部仍然束手無策唯有讓加幣自由浮動。到今年一月底，加拿大幣值貶到一元對八十三分美元之比，創四十五年來的最低值紀錄。這對加拿大人日常生活的影響所及，怎不叫他們愁腸百轉，憂心如焚呢？

本來魁北克的問題對法裔的杜魯道已够棘手，更何況對於身爲一位英裔的柯拉克。如果柯拉克想和杜魯道在魁北克問題上針鋒相對，無異是螳臂當車，飛蛾撲火，其勝負可想而知。所幸加拿大經濟衰疲使柯拉克攻訐杜魯道有機可乘。柯拉克也就在此次競選活動中，針對着經濟問題大張旗鼓。他向加拿大選民保證，如果由他執政，他將使加拿大的經濟成長率增加到百分之五以上，並且到一九八五年以前，將造成一百五十萬個就業機會，使通貨膨脹率減低至百分之九以下。柯拉克就像當年的卡特，標榜新氣象，新的開始，發展加拿大的經濟潛力。自然，新民主黨的布勞班特對攻訐杜魯道，也不甘示弱。他主張收回外國控制的天然資料，以促進更多的製造業和更多的就業。他提出與各省合作的三至五年經濟計畫，特別主張成立政府投資基金以管理經濟的發展。

顯然的，魁北克問題和經濟問題是這次競選的兩大主題。但是頗耐人尋味的是，在兩大政黨對陣之間，一邊只在魁北克問題上虛張聲勢，另一邊却在經濟問題上大作文章。看來這次大選可謂是你說東，他道西，你談南，我論北的一場選戰。

五 安大略定勝負的選局

註⑭ Se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79, p. A19

註⑮ *To the Point*, VIII (April 20, 1979), p. 16

註⑯ See *Facts on File* (1979), p. 57 最近各種民意測驗也有類此的報告。見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1979, p. A25.

註⑰ Se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9, 1979, p. 4

根據加拿大最高基本法律英屬北美法案的規定，魁北克應在衆議院中佔有五十五席，而其他各省應比照魁北克之人口與衆議員人數比率選出衆議員，惟自一九四六年以後，曾作數度的彈性調整。基本上，各省之衆議員名額仍然以魁北克之人口與衆議員席數比率爲比照基準。上屆衆議院按規定爲二六四席，其中魁北克應爲七十四席。一九七八年六月，根據一九七一年人口普查結果，衆議員席數重新調整，增加二十八席，是爲這次加拿大大選應選出之衆議員人數。茲將各省議席分配列表如下：

省份名稱	應選出衆議員名額	比上屆增加數
亞伯達 (Alberta)	二二	二
英屬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二八	一
曼尼托巴 (Manitoba)	一四	一
新布朗斯維克 (New Brunswick)	一〇	一
紐芬蘭 (Newfoundland)	七	一
諾瓦斯高夏 (Nova Scotia)	一一	一
安大略 (Ontario)	九五	七
愛德華王子島 (Prince Edward Island)	四	一
魁北克 (Quebec)	七五	一
沙克其卡灣 (Saskatchewan)	一四	一
育康屬地 (Yukon Territory)	一	一
西北屬地 (Northwest Territories)	二	一
合計	二八二	一八

當，平分秋色。尤其到大選前夕，進步保守黨所獲得的支持比率，略超前於自由黨。

不過檢討這一次大選的結果，各政黨勝負的關鍵在於安大略一省。安大略爲加拿大首府渥太華所在地，亦爲加拿大工商業中心地。人口佔全加拿大的三分之一，依法可選出議員九十五名，佔全體衆議員三分之一以上，安大略遂成爲各黨競爭最爲激烈之省份。再看加拿大的政黨形勢，在安大略以西之各省爲進步保守黨之地盤，而安大略以東之各省，尤其是魁北克，爲自由黨之基

冷眼看加拿大的大選

加拿大衆議員之選舉採小選舉區制，每一選區選出代表一人。在

加拿大，選區稱爲郡 (riding)，郡內選舉通常爲各政黨之角逐。在

一九七四年之大選中，自由黨共獲一四一席，進步保守黨九六席，新

民主黨十六席，社會信託黨十席，獨立人士一席。其後由於各種原因

，議員出缺十五席，經於去年十月補選。故在此次大選前，各政黨在

衆議院之席數分配變更爲：自由黨一三三席，進步保守黨九十八席，

新民主黨十七席，社會信託黨九席，獨立派人士五席，空缺二席。

此次大選經過兩個月之競選活動，於在五月廿二日開票揭曉，執

政十一年的杜魯道終於爲柯拉克所擊敗。各政黨所得議席分別爲：

進步保守黨一三六席 自由黨一一四席

新民主黨二十六席 社會信託黨六席

此次自由黨爲進步保守黨所擊敗，其主要原因前已有詳述，於此不再贅言。事實上，最近一年來的各種跡象早已顯示，自由黨將於此次大選後結束十一年之治。第一，在去年十月補選的十五席中，進步保守黨獲得十三席，而自由黨僅得魁北克的兩席，顯示自由黨已有強弩之末的傾向，也顯見柯拉克所領導之進步保守黨有凌駕自由黨之趨勢。第二，最近半年的各項民意測驗顯示進步保守黨與自由黨旗鼓相

地，安大略居於中間地帶，爲各黨必爭之地，更是決定全盤勝負之省份。在過去，自由黨掌握安大略之優勢，達三十六年之久。一九七四年之大選，自由黨所以能以壓倒性的勝利，成爲衆議院多數黨而執政，主要即在於自由黨在安大略一省獲得五十五席，而進步保守黨僅得二十五席，新民主黨獲得八席。今年五月的大選結果，亦如過去歷次大選，在安大略之西，自由黨僅共獲三席，而進步保守黨在魁北克僅獲二席，兩黨在安大略獲得議席數的多寡決定了全局之勝負。^⑳

六 結 語

加拿大今年的大選現已落幕，大局已定，柯拉克將接替杜魯道而出而組閣。但柯拉克的進步保守黨僅獲一三六席，不及全院二八二席的半數，必須聯合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問題是柯拉克究將邀新民主黨或社會信託黨來組成聯合政府？迄五月底本文撰寫爲止，情況尙未明朗。但據報導，社會信託黨已公開否認即將與之合作之可能；新民主黨在理論意識上雖較接近自由黨，是否願棄異求同，彼此合作，亦不無疑問。所以在大選之後，柯拉克首先就要遭遇組閣之困難，而組閣之後，其前途必多荆棘，是可想像的。故一般預料，柯拉克可能在一、二年之後的適當時期解散國會，重新舉行大選，以期增加進步保守黨在衆議院之「多數」。

除此之外，柯拉克政府也即將面臨兩個主要問題：一爲魁北克的分離問題，一爲加拿大的經濟問題。如前所述，前者是燃眉之急的問題，而後者爲加拿大多數人所關切的問題。尤其關於前者，此次大選之結果，更顯示出英法裔對立的局面，魁北克省之全民投票，似屬勢所必行。所以柯拉克如何繼杜魯道之後，有效應付魁北克分離問題，是值吾人密切注意的。

至於外交方面，一般認爲變更不會太大，尤以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爲然，柯拉克本人也已表明這一點。他說：「我想我們的政府在頭幾年不會有許多的外交措施。加拿大所能行動的範圍到底還是非常有限的。」^㉑所以柯拉克執政後，在外交方面恐將蕭規曹隨。今年六月，柯拉克即將首次代表加拿大前往東京參加經濟高峰會議，其外交作爲如何，且讓吾人拭目以觀吧！

(67、5、31脫稿)

註⑳ 在安大略自由黨獲得三十一席，而進步保守黨獲得五十七席。
註㉑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5, 1979, p. 2